感觉生活

任炽越

生活是错综复杂的，同样的事物，因不同的感受、理解和经历，或许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。

女人手上有两张交通卡，一张是年会上中奖得来的，金额1000元；另一张是单位里发的，金额100元。女人一般拿1000元的卡乘出租车，用100元的卡乘公交车或轨交。那天，女人出了地铁站，又打了个的回家。地铁验票机上显示，那张小金额的交通卡还有70元。“还有这么多？蛮经用的嘛！”女人自言自语道。付出租车车费时，用了大金额卡。“还剩70元。”的哥告知。“啊哟，不多了嘛！啥时把零头用用脱算了。”女人随口说道。

两张卡同是70元，只不过与原值相比，一张剩7%，另一张剩70%，尽管它现在的价值是相同的，但由于视角的不一样，在女人的潜意识里，它们的价值却是如此的不同。

男人钥匙圈上挂着一只微型手电，用了好几年了。那天坏了，他去修。修好后，师傅让他试一下。他拧开开关，阳光下，只显出一缕微弱的光，几乎看不到。女朋友说，这么暗的光线能派什么用呵？他笑笑，“到用时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
也巧，晚上他送女朋友回家，恰逢地下车库的灯坏了，两人跌跌撞撞，好不容易摸到车前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锁孔。女朋友突然想起：快，快，把你的小手电拿出来！他忙掏出钥匙圈，打开手电，刷地，一束小小的光柱立即照亮了周围一片。“呀，真亮啊！”女朋友叫了起来。

上车后，女朋友感慨道：“不能小看这一缕微弱的光，在黑暗中它就是光明。”男人说，“是呀，在不同的环境下，物体显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不一样，有时往往会被忽略。”

孩子即将高考，为填报志愿纠结。当公务员的父亲说，去学医吧，离政治远一些；曾做护士的母亲说，学什么医，7年寒窗、3年住院，太吃力了！不如学金融；离休的奶奶说，去考个军校，以后找媳妇也吃香；转业回来的叔叔说，现在谁还去当兵？回来连好工作都找不到。还是读外语吧，要出去也方便些。

孩子一脸迷茫，去找了爷爷。爷爷告诉他，这些建议都没错，全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。你的人生刚开始，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。

孩子听后，豁然开朗。

生活中，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，会造成我们的许多误判，让生活多了许多遗憾。

也许，这就是生活的真面目？

今日此时最重要

陈甬沪

“夜光杯”上的一篇短文让我与一别四十多年的小学同学重聚。我们最先提到的自然是班主任张路得老师，令人十分意外的是，年长我们十一二岁的老师早已驾鹤西去。此消息让我唏嘘不已。原本我可以在考上大学、有了第一份工作、发表第一篇文章、获得第一次升职时就去探望她，但总感到还欠缺或愧疚些什么，然而现在则成遗憾。

晚上，文友杜东卫转来一个有小故事的微信。作者说在与一位同学交流时，同学的太太刚去世不久，同学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，那是他们在纽约旅游时，在一家品牌店买的。那是一条雅致、漂亮的名牌围巾，高昂的价格卷标还挂在上面，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，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……作者说，我曾将这段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，现在那女士已不像从前那样，把美丽的瓷具放在酒柜里了。以前她也以为要留到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，后来发现这等待的那一天从未到来。“将来”、“总有一天”已经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了。如果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，有什么得意的事，她现在就要听到，就要看到。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，而不是要捱过去的日子。作者感叹地说，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，但总是说“找机会”；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，但总是在等适当的时机；我们常想写信给另外一半，表达浓郁的情意，或者想让他知道你很佩服他，但总是告诉自己不急……

微信的故事，令我非常惭愧啊！不仅没能及时告诉张老师我转学后这四十多年的点滴信息，而且没能让张老师共享在她辛勤的哺育下，今天，写作带给我们共同的愉悦。嗨！过去的，永远过去了，如今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当晨曦撩开我们双眼时，这普通而又特别的一天来到了，这每时每刻甚至每分钟都是可爱又珍贵的。人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，享受自己最想享受的执著追求过程之中的乐趣。如果说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点出人生苦短与生命的宝贵，那么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就告诫我们应该珍惜今日此时的每分每秒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曾经被贬义，现在想想大有再可商榷的余地，当然这种“尽欢”还有一个前提，即绝对不是那种“享乐主义”的“今日有酒今日醉”，更不是低级趣味的生活方式。曾经熟读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而忽略甚至鄙视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，今天该有新的内涵要注入要赋予，那就是该消费时就消费，该享受时就享受，不同的是这种消费不是浪费，不是贪婪，更不能无视公共价值的存在，或者在大庭广众甚至不恰当的场合“尽情地跳舞，好像没有人看一样”；“尽情地爱人，好像从来不会受伤害一样”；“整日金樽对月，醉生梦死一样”。

人追求完美，总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，这并不为过，比如为人儿女的，总有陪伴父母亲乘坐一次飞机、去一次出国门的旅游的念想；又比如习琴习文为人弟子的，总想演奏得更娴熟些，或者出版物更有影响力后，才能献给自己的恩师们。可是，他们总在算计中，以为今后还有时间，还有最佳的机会，然而人有旦夕祸福，有时这种机会一溜就永远过去了，成为人生的一大痛楚。

朋友，你可把握住呵！

夜光杯

一日，笔者徜徉在一有名的景观花园，正在为各色花草的美丽赞叹之时，一幅不和谐的画面进入眼帘：一对古稀老者，为了哄身边的孙儿高兴，竟为其折了一支鲜美的樱花。谁知小孩嫌花枝太小，老人又折了一支更大的。无独有偶，就在笔者继续前行，来到一个转弯处，只见一对打扮入时的年轻夫妇，也在为身边的“宝贝疙瘩”攀折花枝。

为了献出自己的美，这些花儿可是历经了三冬的考验，即便仅仅是怜惜它的不易，此花也不堪摘啊。随意折花，这是对生命的摧残，也是对美的亵渎，于心何忍？何况这“不堪摘”还有更深的意义。试想，人们之所以要植树栽花，不就是为了创设美丽的环境，让大家一起享受这柳绿花红的大好春色吗？现在，你为了一时之快，或者是一己之需，置社会公德于不顾，这也太“大煞风景”了。

另外，为了孩子的心灵健康，此花也“不堪摘”。一直说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孩子的健康成长，需要父母的精心呵护。有时候，面对孩子的“无理要求”，家长有责任做好教育引导，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满足。

真诚希望人们在这美丽的风景里，人人都成为“护花使者”，而不要对“姹紫嫣红”痛下杀手，须知：此花不堪摘！

灯花

此花不堪摘

徐亚斌

家住都市名镇

郑树林

在上海，一说到五角场，大家马上可以说出许多标志性的建筑，什么彩蛋啊中环线啊，万达又一城啊，东方商厦等一系列的时尚之地。如果在五角场后面加一个“镇”字，叫五角场镇，大概就很少有人知道啦。

五角场镇在杨浦区也算是一个大镇，五角场是区政府派出的一个街道，而五角场镇却是区政府直属的政府机构，整个杨浦区十几个街道只有五角场镇是注明镇政府的。如果我告诉你上海体育学院（这里面有曾经的老上海国民市政府大楼）、第二军医大学（那里有飞机楼也曾经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），更有国立音乐学院、图书馆等受市级文物保护旧址，还有近几年建设的黄兴绿地公园、院士风采馆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建筑、都是属于五角场镇政府辖区的，你就有概念了。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个都市文化名镇媲美的名镇，只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被那些时尚的标志物掩盖了。

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印象中一个镇字总会与乡镇农村联系起来，五角场与五角场镇虽只是多了一个字，却享受不同的名气，隔街一条国和路常常被划在了五角场。至今还记得，十年前搬迁至现在所住的市京小区后，到五角场派出所迁户口。五角场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，你的户口所在地属于五角场镇管辖。这时候才知道，在杨浦区不只是有五角场，还有五角场镇。后来还知道，这是杨浦区所有街道中，唯一一个是政府直辖管理保留的以镇为名的政府机构，更是杨浦区内的经济强镇。

对这里，我很熟悉却又很陌生。熟悉，是我小时候常常与同学少年休息放暑假时到这附近抓鱼摸虾，捉知了蟋蟀等，那农田边上的小河是我们享受战利品的快乐地；陌生，是这里已经找不到农田水沟沟，而是一个个居民小区和一幢幢高楼大厦，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。这里已经成为无论吃住行娱乐购物都很方便的新天地。镇，只是人们心中“虚拟”的代名词。前两年与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的还有农业户口，而今全部转为了非农业户口，是真正与农业农田脱离成为杨浦区最后的城镇户口居民。

住在这市京小区还可以听到正宗的本地话，熟悉的上海话和普通话，时而还会有日语、英语等外国话。居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里，也许是太熟悉了，周边许多有名的历史文化建筑，被人们疏忽了，遗忘了。对于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，最难以接受的是，明明属于五角场镇却常常被人们说成是五角场。虽说只是少了一个字，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啊。

我国的大都市如上海、香港、北京的体坛都涌现出一批奇才，他们先在国内外一系列对抗赛中赢得了“拳王”、“冠军”的美名，后又成为影视作品中的主角，如霍元甲、叶问、李小龙、成龙、李连杰……他们是宣传民族精神、推广中华文化的最出色的形象大使。

台湾是我国的宝岛，同大陆一样，也是华夏文明的继承发扬、光大者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台湾也诞生出了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拳王，他的大名叫周正志。

台湾拳王的“鹤之语”

孙耕民

周正志1949年出生，祖籍福建泉州，曾祖父于光绪初年来到台湾，曾祖母活到90多岁才过世。曾祖母讲述泉州一带的家乡习俗，及咏唱的家乡歌仔戏，让华夏文化深埋在少年周正志的心中。

祖辈赐予周正志优良的基因：强健的体魄，敏捷的动作，既具有平衡协调力，又具有即时的惊人爆发力。考上初中后，他先参加学校体操队，没锻炼多久，就获得台湾地区体操比赛初中组单杠冠军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台湾已有黑白电视机，周正志爱看世界拳王阿里的赛事。阿里灵活的步伐，排山倒海的气势，令周正志神往。他从此爱上了拳击运动。

同一条街上的林训、林勇兄弟是拳击手，周正志的哥哥周初太与他们相识，也学了几手拳脚。有一次周家两兄弟裹上要换洗的衣服当拳套对打，年纪大弟弟九岁的哥哥居然被弟弟打了好几拳，却一拳也碰不到弟弟。周初太才知道弟弟有拳击运动的天赋，于是请求林训来教导周正志。1968年周正志考上高中，参加台湾地区高中组拳击比赛，第一次上台就获得了轻量级冠军。高中毕业后，周正志进入省立台中体育专科学校（台湾体育大学的前身）深造。

从1968年到1976年的近十年时间，周正志获得了几十个拳击冠军的头衔。

那些年，周正志在台湾地区，或在韩国、日本、美国，与众多拳手对垒，近十年参战123次，获得115胜8负的佳绩。他是当之无愧的拳王。当年，台湾组建了光华拳击队，周正志荣任队长。1978年，台湾金星电影公司以周正志的故事编写、拍摄电影《胜利者》，男主角由周正志本人担任。

周正志钟爱拳击运动，但他也知道，对抗最激烈的体育运动——拳击只能是一项小众运动。随着年岁增大，他思考着：如何寻找到一种运动方式，将拳击运动的“刚”与“柔”相结合，适合男女老幼的健身、养生、疗身？

他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丹顶鹤的观摩、研究，于是，经常对自己拍摄制作的百鹤图凝神结想，思索构想，创立了一种刚中有柔，柔中带刚，刚柔相济，将舞蹈与体育相结合的拳操——“鹤之语”。

“鹤之语”有十个基本动作，将它们组合起来，就可以演练出变化万千、可长可短的拳操。现在，众多“鹤之语”的爱好者在周正志的指导下，正进行着这项新型的健身活动。

四川公馆门楣上的雕饰

沈丹锋

江西“百丈峰”记旧

杨忠明

江西新余“百丈峰”，一山拔地而起，形似青龙，横贯东西，主峰峻秀，直插云霄，山南与峡江、新干县交界，现在这里已经是江西新余市著名景区，是文人学士揽胜探幽、修身养性的绝佳去处……

四十余年前，我曾在百丈峰下一个叫“龚温”的小山村务农，在那“文革”特殊岁月里，一批50后的学生，来到“广阔天地”与农民兄弟一起生活、劳动，此生难忘。

这里景绝清幽，民风淳朴，日见樵夫，夜不闭户，黄昏燃油灯、口渴饮井泉。每年春四月，山里人家，户户炊烟袅袅，晨曦里，农人荷锄耕耘忙，晚霞中，牧童赶得牛群归。置身其中，疑在“桃花源”。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百丈峰山麓，方圆百里丘陵地，长松巨樟，修竹青杉，浓翠欲滴，数里之内，白云映掩小溪，山间景色如画，竹树环合，野花自开自落，溪鱼自娱自乐，空潭映月，寂寥无人，宁静中偶闻水鸟一声鸣，醒悟之声，颇有禅意。据当地老人讲，百丈峰旧有云峰禅寺、皇帝洞、岳飞点将台、葛仙坛、东峰坛、雷庙等，亦曾经是佛道兴隆之地。

春天，映山红开遍山坡，雷鸣轰隆声中大雨如注，山溪溪水暴涨，游鱼纷纷穿到水田里，晨起一看，哈哈！浅水中黄鲶、鲫鱼、窜鲦鱼历历在目，一个竹簸箕往水里一捞，装住好多鱼。村后横斗水库，春水漫溢，引洪道里游出无数鲤鱼、鲢鱼，农人装上竹栏，一晚可抓几十斤。

我喜欢山里的油菜花、映山红、大蔷薇花、小十姐妹、白色梨花、粉色桃花，李树、继木、金银花等，花香艳目。有一种黄色杜鹃花，又名闹羊花，其色虽然亮丽但有毒。初夏山坡开满白色栀子花，清香四溢。代代花、柚子花开，香气浓郁整个村庄都沐浴在浓香的花蜜中，使人沉醉。村口有一棵巨大老樟树，树干已蛀空，颇有古意。树杈茂叶间是喜鹊、八哥、乌鸦、斑鸠们的欢乐之地。

我曾与杨姓仁兄攀登百丈峰，早晨，我们从山体小径往上爬，烈日下攀爬陡峭山路蛮辛苦，行到半山仰头看，山峰嶙峋，白云缭绕，望而生畏。一只老鹰张开翅膀停滞在空中。往下眺望，山壑深幽，古树老藤，浓翠浅绿，斑斑驳驳，一如印象派油画色彩。近处，清泉从石壁间溢出，掬水辄尝，味犹清冽，快哉好水！爬到山顶，举目四望，村庄、山路、水库、农田，曲曲弯弯，星星点点，北望几百里外巨大的蒙山山体在阳光下明灭可见，宛如梦中幻景。正陶醉中，突然，一阵山风吹得浑身凉飕飕，哎呀，赶紧翻越山头来到峡江县。

百丈峰南坡树林茂密，林荫路上原始森林蔽不见日，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泉流叮咚，穿石下泻，鸟儿叽喳，鸣声上下，我们在山的那一边知青点吃完饭，傍晚翻回北坡，惊见红霞尽染，群峰寂静，暮色苍茫，呵呵，大自然彩笔一抹，又把余晖的金光洒遍百里原野……翻越江西百丈峰，引发了我旧时的美好记忆。

今宵灯谜

龚蓓文

目 送

（三字慈善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中医抄方

（二字网络名词）

谜底：跟帖